

My  
Doraemon

愿望之书

尹尹落·著



衰得很非主流，她命犯天煞孤星；帅得无视常理，他用魔法泡美眉

当魔法师“伺候”小可怜儿，当倒霉女践踏自恋狂

向左转，本书有爱情魔药出售！

*My*  
*Doraemon*  
愿望之书  
尹尹落·著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愿望之书 / 尹尹落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104-1029-1

I. ①愿… II. ①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9766号

## 愿望之书

策 划：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尹尹落

责任编辑：吕 晖 王 莹

特约编辑：邓萍萍 刘谢天

装帧设计：80零·小贾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010）6899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32

字 数：130千 印张：7

版 次：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1029-1

定 价：18.80元

## 1. My Master

雨越下越大，湿淋淋的发丝凌乱地贴在陶乐希的脸颊上，她那雨伞下的小身子宛若大海中摇曳的孤舟，随时会因大风而倾覆。好不容易找到山间的一家便利店，她的背后已湿了一片。陶乐希顺手拿了副最常见的姚记扑克，丢了些零钱，咬了咬牙又准备往回赶。

“小姐。”好听的声音止住了她的脚步。

柜台里的年轻男子有着一双细长的浅色眼睛，正充满笑意地弯着，长发随意扎在耳后，微微泛红的发尾一直垂到腰间。不似平日里见到的美男，这个人有点混血的味道，五官深邃，肌肤白皙，在日光灯苍白的光线映衬下显得妖媚又艳丽——很难有男人适合这样的形容而一点不显阴柔。

他长得如此漂亮，刚才进来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难道她不小心闯入了哪家摄影班的外景地与新生代偶像明星不期而遇？

陶乐希有些呆了，店员朝她挥了挥手，嘴角上扬，露着一种葬礼上面对徐徐下降的棺木才会有哀悼和由衷的幸灾乐祸，微微笑道：“一路走好。”

欸？这种情况下不都應該说“多谢惠顾”么？

不，一定是她听错了。

陶乐希低声道了声谢，在那人送葬般的目光下，匆匆离开。

她走得太急，以至于没有发现，那间小小的散发着柔和鹅黄光晕的温馨便利店，就在她踏出几步之后，化成了一道青烟，缓缓消失在瓢泼大雨中，仿佛从来就不存在过……

一记又狂又猛的巨雷直直劈在距离她不及十米的地方，陶乐希尖

叫着抱住头。不稳的步伐，绊着了枯木，止不住的冲力使她走了几个醉步，最后乌龟一般五体投地趴在地上，雨伞瞬间被大风吹跑。

唉，阿母说得没错，她太不灵活，要不是有高小姐那样亲切的前辈照顾，一定什么都做不好，作为失败的典型，实在是太成功了。

陶乐希不禁想起出门前前辈们的重托。

“小陶去买副牌，我们要玩斗地主。”前辈A和蔼地吩咐道。

原本是公司旅游，不巧碰上了大雨，所有景点都不能去，连导游都不知道晃去了哪里，留着一千人等在酒店发霉长蘑菇，想来想去只有打牌度日，可惜景区最近的一家便利店远在四公里之外。

外头大雨连天，狂风大作，的确不是出去散步顺便买副扑克回来消遣的好天气。但是前辈们眼中显而易见的信任和期待，又让她把到了嘴边的“不”字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高小姐拍了拍她的肩语重心长地说道：“小陶，其实呢，谁也不想让你大雨天跑出去，可是你是我们里面跑得最快又是最年轻的，大家都觉得，如果是陶乐希的话下雨天出门买一副扑克牌一定没有问题。”

陶乐希同意地点了点头。

“而且，就你穿了跑鞋。”

陶乐希更加同意地点了点头。前辈们都踩着美美的凉拖或九厘米的高跟鞋，让她们冒雨走在陡峭的山路上，绝对是一种蓄意谋杀。

高小姐说得没错，别说外面下的是雨，就算下刀子她都应该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买扑克牌去。

陶乐希从湿滑冰冷的泥地上爬起来，手掌挫开了皮肉硬生生地疼。涌出的血混着泥水污在到处散落的扑克牌上，触目惊心。她很镇定地收拾好，完全没有怨言，拉了拉贴在身上的湿衣服，认命地继续走。

摔倒太多次，已经习以为常，只是这次走得更慢。隐形眼镜在刚才跌倒的时候不知所踪，她在模糊的世界里举步维艰，小小的身体如秋日残叶瑟瑟发抖。

不敢辜负前辈们对她的殷切希望，就当成是新人的试炼也好，只要能让大家开心，怎么都行。但是……呜呜……要是有谁来帮帮她就好了，谁能在困境中向她伸出援手？

谁来……

“你也是住金棕榈酒店的么？”

连天接地的雨幕中响起了一个沉稳的男声。陶乐希抬头，这才发现自己头顶上灰蒙的天空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棕色的大伞，有人将她瘦小的身体纳在了保护之下。

“这么大的雨，一起回去吧。”身边的男人说。

陶乐希努力想要看清他的脸，苦于高度近视，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伤脑筋欸，阿母说过不可以轻易相信陌生人，但是拥有这么温润声音的人不像坏人，而且他也住在金棕榈。

“要帮忙吗？”他柔声问。

这个男人应该是在注视她吧，虽然看不清，但陶乐希能够感觉到那张模糊又俊美的脸逐渐靠近。

“我没、没关系，隐形眼镜掉了。”双颊微微泛红，她撇开头，盯着模糊的地面。

怪不得，有谁可以在陡峭的山路上贴着没有护栏的悬崖疾走，还摇摇晃晃几次滑出路面又及时收回脚。若不是表演杂耍就是几度轻生几度反悔，虽然怎么样都掉不下来，却让在山腰咖啡馆里的他看得心惊肉跳。

“过来些。”温热的手把漫不经心又渐渐走向崖边的人拉了回来。

她实在太具有走向死亡的天赋，他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护着，避免悲剧在眼皮底下发生。

陶乐希不觉得冷了，因为周身有一层屏障将她和冰冷的雨水隔开，暖暖的全是那男人的气息，熟悉的，亲切的，善良的气息，仿佛

一直在那里，一直守护着她。风雨不再来。

男人把她带到了酒店大堂便绅士般收回了手，陶乐希这才想起还没有道谢。可惜凭她现在的视力，一回头就找不到他了呢。

“陶乐希，你有没有看过这副牌啊，少一个黑桃3怎么玩？！”

“你都不检查一下的哦！”

“这就是为前辈办事的态度吗？”

陶乐希愧疚地低着头，她也不想的呀。谁知道假冒伪劣产品遇水会褪色，不过这张牌也褪得太彻底一点，整张牌面一片空白，背面花纹依旧，哪怕是刘谦都未必有这能耐。

“算了，我们去打麻将。”前辈们纷纷离开。高小姐无奈地瞥了她一眼，把手上的扑克塞还给她，踩着薯条一样纤细的高跟鞋，噔噔地走掉。

还是惹大家不高兴了，她真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傻瓜，陶乐希叹了口气，抬了抬刚刚从行李箱里翻出的黑框眼镜。

可惜了一副牌，不然她还可以和自己玩空当接龙。不如就用水笔涂上好了，反正也是废物利用。

笔尖还没碰到空白的卡牌，就听到有男人在她背后冷冷出声：

“慢。”

陶乐希赶紧四处张望，安静的客房里除了她再没有别人，她笑笑摇了摇头，又重新拿起了笔。

“慢着！！”傲慢又冷峻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小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

这次她清楚地听到了。

陶乐希心潮澎湃，听说酒店里经常会出现阿飘，没想到就在这个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天气里被她碰到！

一道闪电当空划过，瞬间的强光将陶乐希的脸蛋照得惨白，巨大

的阴影投落在面前苍白的墙壁上，张牙舞爪，仿佛是恐怖小说里爬出来专门吃人的妖怪。

“喂……”

轻轻的气吹拂在耳畔，触电一样的战栗贯穿全身，她瞪大了眼睛，连尖叫也省了，双手堵住耳朵，假装自己没有听见，可是那个声音还源源不断地跑进脑子里。

“请转过您的视线，用清澈透明的灵魂注视我，依照血盟的誓言，我在此约定，我可以满足您五十四个愿望，我会守护到您这些心愿全部实现。在此期间，不离不弃，永不背叛，从此刻开始我将完全属于您，我的主人。”

不是“还我命来”的幽怨，也不是“好兄弟背靠背”的惊悚，他用诗一样优美的语句，诉说动人的誓言。要是语气再诚恳些，态度再温柔些，或许陶乐希会以为电视又自动跳台到了情感剧场。

醇厚的声音中明显带着不耐和轻蔑，毫无感情可言，似乎是懒得掩饰，仿佛这句话他已经麻木地重复了千遍。

陶乐希听得头皮发麻，担心自己遇到了一个英年早逝的文学青年。她慢慢转过身，准备随时跳窗逃跑，哪怕身处十三楼。

床边的确有个人影，并没有想象中吃人妖怪那样可怕，但也绝非是正常人。

他的穿着奇怪却异常华丽，淡淡的亚麻色长发在灯光下像金色的瀑布垂到地面。五官深邃，轮廓俊美，仿佛是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王子，又好像是天界的神明，完美无瑕。

他的眼睛是碧蓝的，大约就是大海的颜色，即便是没有去过海边的人都能立刻辨认出那纯净蔚蓝的光彩。温柔又辽阔，深沉又醇厚，让人看一眼便有被吸进深渊的危险——分明是平淡无奇的眼神，却令人惊心动魄。

陶乐希不禁屏住了呼吸。

男人冷冷地瞥了她一眼，鄙夷的神情完全不影响他高雅脱俗宛若神祇的姿态，随即他恭敬地弯下身子，单手抚在胸前。

“请您吩咐，我的主人。”

应该不是人类，他从头到脚没有一根汗毛有人类的气质。此刻陶乐希却不再害怕，她只是看呆了，还缺根神经地想着，不愧是五星级酒店，连阿飘都是外国人欸！

陶乐希总是很忙，像救火队员一样冲来跑去，因为大家非常相信她的工作能力，总是需要她的帮忙。按照高小姐的说法，她简直是办公室里不可或缺的万能型复合人才。

“小陶，昨天拜托你的PPT今天一定要改好，我等下要交给部长。”

“今天我要早回去，小陶，剩下的工作拜托你了。”

“去楼下帮我买包烟。”

“小陶，顺便买杯拿铁。”

“我要红茶不放糖。”

“甜甜圈，你知道我吃哪种的哦。”

边上的工读生投来同情的目光，陶乐希和大家拿一样的工资，没有多手多脚，却干了别人好几倍的活儿，还带跑腿买外卖的功能，具备打扫卫生扩展包以及主动替人加班组件。她已经不是便利贴女孩了，她是随传随到的召唤兽，以一当十的苦力蜂，任劳任怨的傻大姐。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工读生看不下去了，叫住团团转的陶乐希。

“乐希姐，麻烦你把这些文件影印一下，我不太会用复印机。”

“哦，我先去一下星巴克，回来给你印哦。”陶乐希手忙脚乱地接下文件，抱歉地朝正在偷懒的工读生笑了笑，好像现在不能帮他复印是件多么对不起他的事。

一阵风般离开，她总是在奔跑，片刻不停。办公桌上堆着永远做不完的工作，都是被人拜托不好意思拒绝而来的。所有人都知道今年新来的陶乐希是个好人——非常好用的人。

买了咖啡红茶香烟，顺便帮高小姐预定了餐厅，陶乐希大包小包往回赶，眼看着电梯的门就要关上，突然发力大步流星。

没想到电梯的门竟然也在同时打开，陶乐希来不及刹车，一头栽了进去。手上紧紧握着的红茶瞬间只剩下半杯。

“对，对不起！”她眼见着那人的西装被染上好大一块污渍。

“是你？”沉稳又干练的声音从头顶传来，被泼了一身的男人非但没有怒气，语气还透着一股笑意。

陶乐希抬头看了眼，好像不认识欸……

“怎么，不认识我么？”夏衍莞尔，低头看了眼她的胸牌，“陶乐希小姐，你经常会做危险动作。”

这声音……

“哦！是你！”萍水相逢的好心人！

第二次了……第二次给人添麻烦，陶乐希涨红了脸。

“让我帮你清洗吧。”

夏衍看着那双拽着他衣角的小手，觉得十分有趣，明明是羞愧到了极点，想要扒下他衣服的意图还如此明显。

“请一定要让我表达歉意。”不然她会内心不安。

喂喂，不要随便发给他好人卡啦。

夏衍拗不过，为了不在电梯门打开的时候被当做猥亵对象，只得从善如流地脱下外套，搭在她的肩上，顺便把名片塞进她的口袋。

“那就麻烦你了陶小姐。我是十七楼的夏衍。”

应该是同一个人吧，那种令人感到温暖的好人气质，不会认错。但那个平淡无奇，艺人海选最多第三轮就被淘汰的普通路人身型，与她印象中高大伟岸又英俊潇洒的救世主完全重叠不起来。

阿母说得对，果然不可以貌取人。

已经到了爷爷年纪的老狗露露在陶乐希身边来回打转，咕噜噜地发泄着对主人的不满。一回家她就窝在那里洗衣服，试验了好几种洗涤剂，还是对着那摊污渍束手无策。露露不禁有些恼意地扯了扯她的裤子。

一专心起来就会忘了周围的事，陶乐希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弄得满头泡沫。

“对不起，忘记你散步的时间到了。”

老狗摇了摇短尾巴算是胸怀开阔地接受道歉，一路小跑挨近书桌，用两条前腿不停地扒着桌角，用嘴拉开抽屉，里面是一副最普通不过的姚记扑克——陶乐希带回的唯一的郊游纪念品。

露露等不及了，动物往往比人类更加清楚快速解决麻烦的方法，哪怕这种方法在人类看来会惹来更大的麻烦。

陶乐希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扑克牌，捧在掌心，心中默念那个人教她的咒语。

宁静的空气忽然躁动起来，光洁的地板隐隐显出暗红色圆形魔法阵，灯光通透的客厅忽然暗得伸手不见五指，仅仅是瞬间又亮得叫人张不开眼。陶乐希遮住耀眼的光亮，看见莫名凝聚的烟雾中渐渐出现了人影。

“您召唤我？”深沉又充满诱惑的男性嗓音在她耳边响起，简直像贴着她的背在说话。

陶乐希惊叫一声，红着脸跌坐在地上，不管几次都适应不了他惊人的登场方式。

美丽得令人无法直视的男子，用蓝宝石一样的眼睛冷冰冰地瞅着她。

“想好要什么了么？地位，金钱，还是谁的性命？”

“不、不是……”陶乐希立刻摇头。

可能是瞧见主人的惊吓，巧克力泰迪犬露露一改先前的急迫，不顾始作俑者的立场，对着不速之客低吼，随时要扑上去撕咬。

尽管它看上去是那么渺小，就算站起来连人的膝盖也够不着，甚至比成年的猫咪看上去还要矮，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它作为狗狗的尊严。

男人穿着华丽的服饰站在简陋的小客厅里，垂着眼帘负手站立，他俯视着一人一狗，浑身散发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尊荣光芒，高高在上的王者气势与周遭的一切平庸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仿佛是凌驾碧空的凤凰落在了脏乱不堪的鸡窝。

他眯着眼睛，幽幽的蓝色瞳孔隐着盈盈光芒，陶乐希赶紧把露露揽到身后，用她娇小的身躯护着：“露露乖，不要凶，没有坏人。”

坏人？冷笑，他怎么可能坏人。

坏人是那种偶尔偷一下别人的钱包，偶尔调戏一下公车上的女人，他却只是偶尔灭亡一个物种或是摧毁整个国家。所以说，他和坏人，有本质的区别。

“我的主人，无论是什么样的愿望我都会为您实现。”男人带着鄙视的口吻说着敬语，习以为常，连眉毛都不抬一下。

“对、对不起，贸然召唤你，真是对不起。”陶乐希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道歉，瞄见挂在阳台还来不及收的小内裤，尴尬不已。

自从鹿鸣山郊游回来，被认为是阿飘的魔法师就跟着她了。由于某些原因寄住在扑克牌上的他要是沾到了谁的血，便能实现那个人的心愿。依照扑克牌的张数，一共是五十四个愿望。在所有愿望实现之前，他不会离开。

伟大的魔法师，冷漠又美丽的男人，偏偏要遵守什么奇怪的约定。陶乐希也不想时不时看到那张鄙视她如蝼蚁的脸啊，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赶快许完所有的愿望和他一拍两散。

可是……一天最多能许三个愿望，这样他们至少要耗上半个月。算了，懊恼也没有用，谁叫她如此不灵活。

“您的愿望是？”男人斜眼看着她，不耐烦地催促道，手里拿着不知从哪里变出来的泛黄的羊皮纸和羽毛笔。

陶乐希换了个严肃的表情，指着水盆里那件泡了半天的西装外套说：“我的愿望是，请把上面的污渍去掉。”

金发碧眼的魔法师沉吟了一下，鹅毛笔自动在羊皮纸上飞舞起来。

“愿望是去掉衣服的污渍……”俊美如神祇的脸皮一抽，“什么？！”

“欸，不是说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陶乐希气弱地缩了缩。

没错，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无论是得到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还是残杀不知死活的仇敌，乃至整个世界他都能想办法为她弄到手。

为了实现人类野心而存在的黑暗魔法师、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老狐狸、双手染血的人形兵器竟然被人指使去洗衣服……前几个愿望他姑且可以认为是新主人没有适应，但现在是什么情况，这个女人是什么情况啊！

“嘶啦”，羊皮纸被他扯断，青筋暴起的高傲男人用不可置信的目光戳着陶乐希的小脸。

“您再说一遍！”

他好像生气了……事实上每次见到他，他都板着寒冰一样冷到掉渣的俊颜。这样不行欸，阿母说老是板着脸的人不是老得很快就是面瘫。无论哪一项都对不起这张天下无双的脸，而且因为不肯洗衣服而闹别扭实在太不值得了。

“欸，算了啦，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谁说我做不到！”

蓝色的眼睛一瞪，周遭的气氛陡然发生了变化，陶乐希甚至看到空气中平白无故地冒出了火星。为了防止自己登上明天社会版头

条——独居女性不慎引爆天然气炸毁整幢民宅，死无全尸，殃及三十户人无家可归……她赶紧双手合十高举过头诚恳道歉。

“对、对不起，如果不是……”五十四个愿望不许完，他就不离开，“我不会麻烦你的，噜噜，对不起。”

“我不叫噜噜。”别把他和那条老狗混作一谈！

露露跳起来要与胆敢藐视它英明神武名字的家伙一决雌雄，咆哮着露出凶狠目光，可惜作为观赏犬中的迷你娃娃狗，这模样最多被认为是在可爱地撒娇。

对哦，他不叫噜噜，前面好像还有个什么字。陶乐希不由得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她仰望凭空在酒店客房中出现的外国阿飘，用英美德法四种语言试图沟通，结果人家说的是比她英文好得多的中文，甚至还有个非常难记特别难听的中文名字，那三个字对陶乐希来说就是三个打马赛克的方块。

“煞戮戮。”

“啥噜噜？”

“煞戮戮！”

“傻噜噜？不好不好，这个名字太……”给他取这个中文名字的人一定是在欺负他，嘿嘿……陶乐希撇过去头用手捂着嘴偷笑，假装没看到这尊脸色铁青的神像头顶冒烟。

几千年来她是第一个敢如此放肆地耻笑他名讳的人类。代表杀戮和灭亡的黑暗魔法师，伟大的煞戮戮大魔法师，竟然要被一个人类女子耻笑，这比割他肉、撕他皮更无法忍受。

这个女人应该和历代的宿主一样，见识到他的威力之后连头都不敢抬起头，只能匍匐在他的面前。可是，她的那些愚蠢的愿望并不能体现他威力的万分之一，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昨天修电灯今天洗衣服明天是不是要他修马桶？！

看似平静的眸子下波涛汹涌，微微勾起的嘴角边是暗淡的嘲讽。

哼，只要见识一下他的厉害，只要她许一个真正的愿望，他就能以惊人的魔法将奇迹演绎，到那时，渺小的人类……噜噜沉浸在自己的YY之中，仿佛看到了陶乐希惊恐和崇拜的表情。

“噜噜，衣服。”陶乐希提着湿淋淋的西装，亮晶晶的双眼注视着他，“麻烦你实现我小小的愿望。”

好吧，这才是现实，他深吸一口气，忍住将她的脑袋从脖子上扭下来的冲动。漂亮的蓝宝石眼睛闭了闭，再睁开的时候，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感情。

他念动咒语，只是眨眼的工夫，手中便出现了一件新的西装，和那件躺在水盆里的一模一样，他随手扔给她。

陶乐希看了又看：“谢谢，可是……我的愿望是把它洗干净。”

“有什么区别？”话音刚落，脏衣服自动飞进了垃圾桶。

“好浪费……”

“您在说什么？”

噜噜冷着脸，心中微恼，这么简单的愿望，这么简单的处理，为什么她不满意呢？

“好了，接下来我的另外两个愿望是，噜噜把水盆倒了，然后回到卡牌里。”陶乐希一口气把今天剩余的两个愿望许完，例行公事一般。

总是这样，一连好几天，这个女人一边浪费宝贵的愿望一边像是在躲避洪水猛兽，片刻不愿和他共处，巴不得快点和他撇清关系。

“我明白了，主人。”淡淡地看了她一眼，噜噜和水盆一起凭空消失，他也不想在这个女人身边多停留半刻，速战速决眼不见为净。

望着空荡荡的房间，陶乐希有片刻的失神，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对着空气大喊。

“我说的是倒水，不是把水盆变不见。”她还要用咧，真的好浪费，不知人间疾苦的伟大魔法师！

“哐当。”

凭空出现的水盆扣住了她的脑袋。

陶乐希抬了抬巨大的“帽檐”安慰自己，幸好只是一副扑克，要是噜噜附在一桌麻将牌上，岂不是更糟糕……

魔法师的事，陶乐希和谁都没有提起，一来她没有什么朋友，二来，这种匪夷所思的事谁都不会相信，更何况她的工作好忙好忙。

“部长，上头又叫我们交新方案。”

中年部长挠了挠头顶上所剩无几的发丝，神情忧虑：“提神饮料市面上已经很多了，再想出一个口味很有难度……”而且还是每个部门都要想，他们这种和企划八竿子打不着的后勤维持部哪想得出什么提神饮料，马桶清洁剂倒是可以想出好几种。

“呃，不如就用威猛先生清洁剂的味道，一定提神，保证清醒！哇哈哈……”粗犷的声音招来办公室里众人的侧目。

高小姐叹了口气，不聪明也就算了，还学人秃顶。

“下周一所有人都交一个企划给我备选。”

这就是部长的威严，不用亲自动手便丰衣足食。若不是仗着每个月靠他给大家算奖金，谁都不愿意这位从不承担责任却总喜欢发号施令的中年半秃。

在办公室还有一人缘也很差，虽然是全办公室的跑腿，工作非常努力，但没人喜欢她，只把奴役使唤她当做公司福利。

幸好，高小姐和工读生小胡很体贴人，经常帮助陶乐希，还会和她一起吃午饭。

陶乐希怀着感激的心情拿着餐盒坐下，工读生胡小北立刻谄媚地靠过来。

“谢谢你，乐希姐，又帮我垫了饭钱，等发了工钱一定还你。”

“这没什么，工读生没有饭卡吃饭不方便。”陶乐希摆了摆手，忽然想起上个月他也是这么说的，那个饭钱应该还给她了吧，不记得

了……算了，反正也没有多少。

“我们小陶真是好人。”高小姐称赞道。

陶乐希的脸颊微微泛红，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露出欢喜的神情。

“部长真是的，明明是他自己的事，还要强加在我们身上，想什么提神饮料啦，我们自己部门的事都忙得做不完。”高小姐抱怨着，“你们想到要策划什么了么？”

工读生小北没有创意地摇了摇头：“我只想到一定要刺激性口味的。”

高小姐投以赞同的眼光：“对对，最好是碳酸饮料。”

“或者是咖啡味的。”

“芥末味的也不错。”

“拜托，那还叫饮料么？”

高小姐和小北两人激烈地讨论起来，他们都好有工作的干劲，陶乐希在一边用晶晶眼默默地崇拜着。

“小陶，你的意见？”

“乐希姐，你也说一个啦。”

两人同时看向了她。

“我觉得并不一定要很重的口味。”在两人鼓励的目光下，陶乐希继续说下去，“讲到提神的饮料，我第一个想起的是阿母的甜水，桂花红糖再加上生姜。以前赶考的时候，我都笨笨地功课要做到很晚，但是只要一喝阿母送来的甜水就会立刻充满学习的动力。”陶乐希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仿佛看见了灯光下的阿母驼着背在厨房里慢慢熬着甜水。

“甜水，我姐也会做欸，几乎所有人小时候都喝过，是不是太普通了？”胡小北问。

“为什么要提神呢？应该是因为手上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不想睡觉，为了家庭要好好做事业，不可以中途倒下。喝到了甜水，会让人